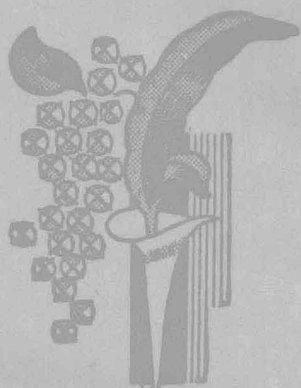


呻吟語

呻吟語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所 版
有 權

版 出 月 十 年 三 二

點 標 式 新

語 吟 呻

冊 一 裝 洋

角 八 價 定

昭 公 潘 者 點 標
榮 世 沈 者 閱 校
社 應 供 書 圖 達 大 者 版 出
店 總 局 書 益 廣 路 南 河 海 上 所 售 託
支 路 州 福

！歡較蒙之少準檢信。隨一且美潔，印對圖本
迎，惠弊發確貨添外時，定觀，紙刷嚴書社
之尤顧，多，照配埠加並價，裝張精格；出
至所比如塞無數，來碼不劃並訂整良，校版

章 簡 購 函 埠 外

帶，由信局。木件不費每書不因觀免票不外二洋足有實
力本購資匯（社，曾洋件掛（四）收之油受須（）收國角十二照餘價（）
之社書洋款如不如掛八另號（）揭紙溼觀（）郵以足（）補寄加（）
義者力購由負有號分加寄如不寄，油凡票上通郵。還三寄
務代自，書民責遺之。掛奉欲開來如紙寄一者用票，成費
。付出均，信任失郵（號，將者，不以郵概及，代不，照

！竭誠惠臻迅力涇河南批另展。訂者猥局託書各本
誠歡顧。如供速圖路口泗發關營茲購嘉蒙售廣籍種社
迎，荷完益配。於社，業，為日許，讀。書益，標出
版

高序

昔人論循吏者，以謹身帥先爲之本，而民從化。夫持身不謹，則物欲蔽於內，世故撓於外，徇俗頹靡，其能檢察閭里奸邪疾苦者無幾矣！幸而及之，而物欲世故，牽率沮壞，終不能卓然以有爲。——卽爲矣，或以藻飾聲譽，爲速化之術，不必其利果以興，害果以去，而民之能化與否，固未嘗問也。——此其病在於不先自治，而苟以簿書期會爲治人之具；上下相毆，以爲奉職塞責而已。烏乎！己之心毫末之未盡，而望人之化其心；古之所謂循吏，佚樂便利如是者乎？傳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又曰：『正己而後物正。』斯說卽古人帥先之始基，而今人所謂迂闊遠於世情者，不知自漢以來，循良之選，固莫不由此者也。刺史顧君少錫，始爲蕭令，地隣歸德，爲捻寇出入所必經，俗悍民敝，公私困迫，人皆以爲難治。君蒞此先後凡十二年，撫循梳剔，民氣益和，而賦增於舊。嘗見其邑人稱君之政不去口。及晤君於郡城，得其事益詳，旣而出是編，屬爲校訂，且言曰：『此新吾先生治己治人之書也，吾服膺此書數十年矣，立身行事，幸不蹈於罪。』

戾者，蓋粗有得於此。今將以付梓，子幸爲我敍之。『延第受而讀之，既知君之治人爲有本，又信謹身之說爲有徵。而國朝名臣如湯潛庵尙書、尹元孚侍郎、陳榕門相國，歷官中外，咸奉此編以從事，皆有功德紀於當世。益知所謂修身、問學、應務、治道諸大端，乃士大夫內外交治之要務，苟能從事乎此，彼一切物欲世故，溺於心，害於事，賊於民者，將不祛而自去。雖以任重寄維衰俗不難矣！豈區區淑一身化一邑云爾哉？君之術業，亦自此遠矣。』

光緒五年仲夏月，山陽高延第謹識。

原序

呻吟，病聲也；呻吟語，病時疾痛語也。痛中疾痛，惟病者知，難與他人道；亦惟病時覺，既愈旋復忘也。予小子生而昏弱善病，病時呻吟，輒志所苦以自恨曰：「慎疾無復病。」已而不慎，又復病，輒又志之。蓋百病備經，不可勝志；一病數經，竟不能懲。語曰：「三折肱成良醫。」予乃九折臂矣！沉痾年年，呻吟猶昨。嗟嗟！多病無完身，久病無完氣，予奄奄視息而人也哉？三十年來，所志呻吟語凡若干卷，攜以自藥。司農大夫劉景澤攝心繕性，平生無所呻吟，予甚愛之。頃共事雁門，各談所苦，予出呻吟語示景澤。景澤曰：「吾亦有所呻吟而未之志也；吾人之病，大都相同，子既志之矣，盍以公人？」蓋三益焉。醫病者見子呻吟，起將死病；同病者見子呻吟，醫各有病；未病者見子呻吟，謹未然病。——是子以一身示懲於天下，而所壽者衆也！即子不愈，能以愈人，不既多乎？余矍然曰：「病語狂，又以其狂者惑人聞聽可乎？」因擇其狂而未甚者存之。烏乎！使予視息苟存，當求三年艾，健此餘生，何敢以沉痾自棄？景澤景澤！其尙醫予也夫！

萬歷癸巳三月抱獨居士甯陵呂坤書。

陸序

呻吟語者，新吾呂先生省察克治之言也。謂之「呻吟」者，先生自視其身，若常在病中，時時呻吟，事事呻吟，察之嚴而克之勇，自不能已，故以是名其書。——蓋嘗論世人之生，具仁義禮知之性，然不能無氣稟之偏，及其感物而動，則人有物欲之蔽，故自大賢以下，鮮有無病者，其所以能不汨於流俗，而卓然爲天地間偉人，亦在乎能知其病而已！知其病而呻吟者，治之也易；不知其病而不呻吟者，治之也難。自古賢人君子，未有不如是而能成其德者也。博文約禮，顏子之呻吟也；臨深履薄，曾子之呻吟也；戒愼恐懼，子思之呻吟也；知言養氣，孟子之呻吟也。人徒見其德之成，睅面盎背，暢于四肢，發于事業，極天蟠地，繼往開來，而不知皆從呻吟中得之！吾見今人之病多矣！能知其病者有幾？氣質之不能變化，物欲之不能掃除，意必固我之念膠于中，聲色貨利之私誘于外，豈徒不呻吟而已哉？方且揚揚自得，以爲快意，所以揚其波而助其燄者，無所不至；此和扁所以望而卻走也！能使呻吟如先生，庶幾其有瘳乎？先生當萬歷之世，

天下方日弊，卑者溺功利，高者迷佛老，聖學榛莽，生民塗炭。先生獨能以正大篤實爲學，卓然超出於流俗之上，其言皆與程朱相表裏，間有出入者亦少矣。呻吟之功大矣哉！是書止甯陵有板，未能遠播，購者艱難。康熙丁卯孟夏，正定諸州縣以公事會于郡城，語及同寅協恭之義，僉以善相勸過相規爲約。適王子益仲攜是書在郡，咸謂能以先生之呻吟者勸且規，則吾同人其庶幾乎？遂謀協力梓之。余喜先生之書得廣其傳，而吾同人皆將有以自拔于流俗也，謹敘于末。是舉也，賢于蘭亭之一觴一詠，豈不遠哉？後學當湖陸隴其撰。

陳序

數年前余偶於書市從故紙堆中得呻吟語二冊讀之則明儒呂叔簡先生所作也。先生以爲人非聖賢其身心常在病中故于省察克己治人修己之要旨從人情物理中推勘而出眼前指點鉅目闕心少陵云「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者其此之謂乎？舊凡若干言其中偶有過高之語余稍節之錄其醇者間就鄙意綴以評語非敢于作者有所增益蓋亦講明而切究之以求得乎「大中」「至正」之歸耳余嘗謂人之聰明才力多不用以自責而用以責人不用以集所長而用以護所短茲篇其對症之藥也顧身世之事知之非艱行之維艱余譴陋無似防檢多疏早夜孜孜功不補過今既取是編節而錄之又序而刻之誠欲寶此苦口之良方以藥余身心也不然其與委此編于故紙堆中也何異？然而余滋懼矣！

乾隆元年丙辰歲孟冬既望桂林陳宏謀謹序。

蔣序

節錄者，呂新吾先生呻吟語，陳榕門先生手訂而加評者也。余昔謁先生于京邸，因得受而讀之，奉爲鍼砭者二十餘年矣。曩令蜀時，曾刊布同人，咸以爲良劑寶之。迨遷秩來晉，行篋所攜，盡爲友朋索去，惟原本存焉。見者紛紛借錄，苦不能遍，乃重付剞劂，以廣厥傳。夫人持身涉世，或出或處，舉「動」「靜」「云」「爲」，無地非受病之所，無時非受病之會，無事非受病之機，日積月深，竟有至痼疾而不自知者，可歎也！是編病必有方，方必有驗，誠能身體力行，省察而克治之，將見病者知受病之因，必求對症之藥；未病者亦得時時省惕，防患未然，其濟人不既多乎？刻既成，敘其緣起如此。

乾隆九年秋九月渭南蔣兆奎書。

重刻序

明儒呂叔簡先生有呻吟語二卷，乾隆丙辰之元，桂林相國陳文恭公評節而刊之。越五十年丙午，渭南漕督蔣時峯先生復刊以行世。然流布者絕少。今霽峯先生之蒞吾郡也，距重刊時又二十寒暑矣。先生以愷悌之政，守煩劇之區，偶植偏災，竭心振卹，遂得感召天和，雨暘時若。暇日復取呻吟語一編，以爲可以藥世人身心性，命間受病者，欲校刊以廣其傳，而以敘屬亮吉。夫呻吟者，疾痛聲也；必病伏于中，始聲發于外，無以絕其病，卽無以輟其聲。因是思居君相之位者，能救一世之病，始能絕一世之呻吟；下此則有民社之責者，能救萬衆之病，始能絕萬衆之呻吟。呻吟之聲絕，而歡欣鼓舞之念斯起矣。今先生之校刊是書也，謂非欲絕呻吟之聲，而躋一世于歡欣鼓舞之域乎？語曰：「防患于未然。」又曰：「服藥于未病之先。」吾願世之受病淺及未病者，三復是編，身體而力行之，將見一世盡起沉疴，而斯民並登仁壽，此則不負先生救世之苦心矣！

嘉慶十三年歲在戊辰春仲上書房舊史，陽湖洪亮吉序。

新式標點 呻吟語 目次

卷一

性命	一
存心	三
倫理	一六
談道	二三

卷二

修身	三三
問學	五九
應務	七一
養生	九七

卷三

天地	一〇一
世運	一〇五
聖賢	一〇七
品藻	一二
治道	三〇

卷四

人情	一六七
物理	一七四
廣喻	一七五
詞章	一八五

呂新吾先生傳

洛學編本

先生名坤，字叔簡，號新吾，甯陵人。離襁褓，卽不與羣兒嬉戲。初讀書，苦「訓詁家言」，雜亂，乃一切棄置，默坐澄心，體認本旨。久之，了悟。年十五，五經皆通。讀性理諸書，欣然有會。作夜氣抄、拓良心詩，立論專在躬行，作省心記，以自檢。嘉靖辛酉，舉於鄉。隆慶辛未，成進士，丁母憂。萬歷甲戌，對策，授襄垣令。襄垣劇邑，治尙嚴明，隣境清濁，二漳河限潰，漂田廬無算。先生設法積穀，立河倉以備修築，民不知役。修學宮，設學田。時進諸生講說經術，期月，政通人和。明年，調大同，培植柔良，裁抑豪橫，政聲如治襄垣時。先是，襄垣土豪某，被先生大創幾斃，去之日，迫數百里及之，曰：「某蒙明公創誨，因知悔悟，今而後不復犯法矣。」知大同時，山陰王家屏以大宗伯服闋赴京，過大同，姊夫以人命坐抵，向先生言之。答曰：「獄已成，不可反矣。」嗣家屏任冢宰，謂僚友曰：「天下第一不受請託，無如大同令也。」特書薦之。戊寅，升吏部主事，故事，新曹郎尙緘默，卑伏不敢輕有可否。先生獨崢嶸不少畏避。在部十年，當轉京卿，爲忌者出爲山東參政，分

守濟南。先生曰：「通籍以來，無往非行義之日，何必京堂哉？」單騎就道。時山東旱荒，先生建議平糶緩征，全活者以萬計。創「冬生院」以恤殘疾。境內泰山香火雲集，奸民僞爲山神搜盤，攝人財物。先生發覺其奸，狂誕頓息。庚寅升山西按察使。辛卯升陝西右布政使。壬辰升巡撫山西。右僉都御史。先生謂：「吏治無良，未有不自大吏始者。凡事皆自責自任，饋遺贖羨，盡杜絕之。」知天下將多事，更嚴邊防，養將材，募勇略，造戰具，嚴馬政，密間諜，計軍費，所轄邊垣延袤千里，經理畫然，具有成績。朝廷倚以爲重。癸巳擢晉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協理院事。明年甲午升刑吏右侍郎，尋轉左。在京四年，與董范之議朝鮮之議，石門之議，堅守一說，屹屹不少動。是時天下多故，國是日非，災異迭見。先生草憂危疏數千言上之，惡之者中以奇禍舉朝爲危。先生不辯，引疾乞休。家居遇邑疾苦，輒身任之。如修城力主其議，地畝錢糧差徭多所調停，邑人至今賴之。葉台山嘗薦於上，都門相知，屬令致謝。先生曰：「宰相爲國薦人，公也；若致謝，是以謝爲求矣。」竟不應。權璫某齎書帛至，先生曰：「大臣結交內侍，律有明禁，况素未識面乎？」原函付回，其守正不阿類如此。林居四十年，自奉儉約，不置生產，惟日與門弟子

講論不輟。有負笈自千里而來者，稱「沙隨夫子」云。先生嘗謂：「六經簡易明切，諸儒因之聚訟而裂道，深文而晦道，拘泥而隘道，遂失其旨。六經者天地萬物之史，天地萬物者六經之案也。而總寄之聖人。聖人之心，道之府也；聖人之身，道之輿也；聖人之言，道之鑰也；天地以道鑄聖人，聖人以道鑄天下。」又曰：「世道任自然，聖人立世教而約之以當然。禮法者維持世教之善物也，國之存亡，民之生死，於是乎係。巢由被卷，佛老莊列，決禮法之防而潰之。近有念不及民物，學不本誠敬，心不存惕厲憂勤，拾瞿曇唾，開方便法門，以自適其猖狂恣睢之意，薄庸言庸行爲土苴，視三百三千爲桎梏，世道名教蕩無畛域，宜自吾儒經史外，諸清奇高遠窈冥支誕之言，悉付諸火！」作道脈圖。又曰：「一身罪過，都是我心承當，五官百體無罪。兩間罪過，都是我身承當，天地萬物無罪。」作呻吟語，嘗推理欲生長極至之說以警世。復爲圖以廣之，謂：「凶人之與衆人，其初非與聖人遠也，潛滋已久，不覺自移。故舜跖只爭一念。」年八十三，卒於家。臨終作反輓歌，撰墓誌銘，自述：「性直不委婉，嚴毅少溫煥，居官持法而情涼，爲家義勝而恩薄，當事過激，涵養功疏，奉先人天理二字于膺堂，不敢失墜。」遺命勿用風

水陰陽家言。所著有家禮翼家禮疑去僞齋集閨範實政錄交泰韻等書，贈刑部尙書，賜祭葬。

睢州湯文正公曰：「余居近先生之里，見其邑之城郭里甲賦役之法，與夫冠婚喪祭讌饗豐約之儀，皆先生手定，數十年無敢改易者。兒童婦女，至今猶稱呂夫子也。其實政錄所載，如鄉約保甲義倉社學編審丈量養老字幼種種俱有成規；周詳通變，而無煩瑣難行之患。余潼虔之政，實奉先生爲師。至呻吟語性命理欲之辨，天道人事之宜，言之痛切，令人讀之如冰水澆背，真體用兼備之儒也。其子孫守其遺教，周旋步履，俱有常度。居官清白，能世其家；先生之學，真非可以聲音笑貌爲之者也！余每過甯陵，必瞻先生之祠，低徊留連不能去也。」